



忆苦思甜报告文学选



历尽苦难见阳光

撫順矿区矿工史編委会編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• 矿工家史 •

历尽苦难见阳光

撫順矿区矿工史編委会編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4年·沈阳

历尽苦难见阳光
撫順矿区矿工史編委会編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4 $\frac{1}{2}$ 印张·89,000字·印数：1—37,000 1964年8月第1版
1964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8·407 定价(3)0.28元

序 言

这本小册子，是撫順矿区在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中，搜集的矿工的忆苦思甜、新旧对比材料，经过整理选编的一部矿工家史。

矿工在旧社会里，身受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迫害最惨。当年，在撫順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：

一到千金寨，
就把铺盖卖，
新的换旧的，
旧的换麻袋。

.....

这是矿工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诉。

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临近垮台的前夕，为了维护它们的反动统治，对矿工实行更加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，把那些年老体弱，身残有病的人，活活送进炼人炉，埋进万人坑。日寇还以“政治犯”、“思想犯”、“经济犯”等种种罪名，把无辜的矿工送进“矫正辅导院”，进行残酷的折磨。这本

小冊子里記錄的血淚斑斑的史實，就是三大敵人罪惡的鐵証。

讀了這本小冊子，可以促使我們永遠記住過去苦，更加珍惜今日甜，知道今天幸福生活來得不易，更加熱愛黨，更加熱愛毛主席。讀了這本小冊子，可以幫助我們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來武裝我們的頭腦，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和腐蝕，提高革命警惕性，激發革命意志，促進思想革命化，把共產主義革命事業進行到底！

撫順礦區政治部

一九六四年四月

目 录

序 言

一張象片寄深情·····	王 平 为 工 (1)
苦蔓甜瓜·····	李代生 (21)
郑大娘·····	姚 杰 (46)
来到千金寨·····	姚 杰 (66)
虎口求生·····	姚 杰 (76)
新屯脱險記·····	时 峰 洪 禹 (87)
更名記·····	时 峰 洪 禹 (101)
叙家史·····	时 峰 洪 禹 (112)
历尽苦难見阳光·····	为 工 (120)

附 录

牟家大柜·····	龙凤矿矿史小組 整理 (136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一張象片寄深情

王 平 為 工

龙凤矿第一采煤区区长刘振山同志，家里有一張象片，是他一九五六年出席全国煤矿系統先进生产者代表會議时的合影。他十分珍視這張象片，把它当成傳家宝，要一代一代地傳下去。提起這張象片，他为今天当矿工感到光荣和幸福，同时也使他想起过去的悲痛生活，想起他的童年和他当矿工的經歷。

辛 酸 血 泪 流 不 尽

飢 寒 交 迫 闖 关 东

刘振山的家，原住在山东省临清县长屯。从刘振山記事的时候起，飢寒就逼得他們家里，母子不能团聚，夫妻不能团圆。爹爹刘开忠，常年在外边靠卖零活、打短工度日子。姐姐十四岁就送給老楊家做童养媳，活活被折磨死了。娘領着振山和小妹妹，成年累月靠挖野菜討飯度时光。那年月，穷人多，富人少，討飯有吃不尽的苦头。地主老财的冷言恶語难受，还得时时提防他們的恶狗伤人，更令人伤心的

是，常常走东村串西舍地跑了一天，到晚来，还得空着餓得咕咕响的肚子往家走。在漫漫的长夜里，大人勒紧裤带，喝口冷水也就过去了。可是，不懂事的小妹妹到了这个时候，总是死纏着娘，抱着破筐子哭喊：“娘，我餓，我餓呀！”

每当这个时候，娘总是搂着小闺女，搂着小振山，紧紧地偎依在一起，默默地流着泪。

挨餓，受冻，到晚上还能够偎依在娘的身边睡一觉。可是，就是这样的温暖也不可多得。

刘振山十二岁那年，临清县遭到了灾荒，討飯的日子更不好过了。为了減輕娘的負担，小振山离开了娘，一个人到淄博去討飯。他怕小妹妹餓了又找娘要吃的，討到稀的自己喝，討到干的就留着。他想：我得积攒着点送回家去。

一个孩子，离开娘日子久了，总是想家。他挂念小妹妹，更挂念着娘。走到荒郊野外，听到风吹落叶的响声，就象是小妹妹的喊餓声，又象是娘的哭泣声。“孩子，快讓娘看看你吧！”在他的面前仿佛出现了娘和小妹妹那挨餓消瘦的面孔。他下定决心，要赶回家去看看娘。

淄博离家几百里地，小振山一連走了三天三夜，到了楊庄，离家还有三、四里地，天就黑了。他还想赶回家去。可是，光脚板上磨得尽是血泡，每向前移动一步，都痛得浑身发抖，实在沒有力气再往前走了。他在乱葬崗子里找到个坟坑，抓了把枯草和树叶子垫在底下，就蹲在那里过夜了。

夜靜更深，狂风呜呜地叫，四野一片漆黑。刘振山也不

管这些，只是一心想念着娘。他走得又飢又渴，想弄点吃的。伸手摸摸筐子里的几块餅子、几个烂地瓜，嘴里咽下了几口唾沫，又放下了。他心里想：快要到家了，娘和妹妹要是看到这些，該有多欢喜啊！

熬过了漫漫的长夜，东方发白了。刘振山立起身来，剛想迈步赶路，两只脚掌象針扎似的痛，原来脚底板都流黄水了。“不能停下来，得赶回家去！”他警告着自己，就用膝盖和两手爬着走。三里多路，从早晨爬到晌午，望到家了，就要見到娘了，他要把几天来所受的风霜之苦向娘傾訴，他想能讓娘撫摸一下他的脚，心头的痛苦也会減輕許多，他想啊想的，就一連喊了几声：“娘，娘呀！”

这微弱的声音，慢慢地随风消失了。沒有看見娘出来，也沒有聽見娘的答应声，只隱隱地听到象是娘的呻吟声从屋里傳出来。

刘振山急了，也顧不得脚痛，爬起来就往家里跑。进屋一看，娘躺在一堆谷草上，臉蜡黄，眼眶陷得老深，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。刘振山忙趴倒在娘的身边哭喊：

“娘，你睜开眼睛看看呀！你的振山回来了，还討回来了几块餅子！”

娘象是听到了小振山的喊声，两只深陷的眼睛，慢慢地張开了一条縫，瞅了瞅小振山，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，嘴角动了动，一句話也沒有說出来就咽气了，娘再也不能吃餅子了。

小振山伏在娘的身上，哭昏了过去。醒来，才看到六岁的小妹妹也餓死在娘的身边，嘴里还叼着一把干草。

刘振山再也听不到小妹妹的喊“餓”声了，娘再也不能撫摸着他的头問寒問暖了。小振山坐在娘的尸体旁边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破筐子，嘴里直后悔地喊：

“我回来晚了！我回来晚了！”

爹听到娘的死信，丧魂落魄地赶回来，用家里仅有的一条破褥子，把娘和小妹妹的尸体卷在一起，就送出去埋了。

娘死了，小振山失去了母爱，也失去了家。爹还是照常出去卖零工。小振山白天出去討飯，晚上就住在姥姥家里。姥姥疼他，可是，姥姥家里也穷……再說，依靠亲戚也不是长久的打算。

一九四二年春天，撫順牟家大柜到临清县招工，那个招工的順口胡謔，逢人就說：

“穷乡亲们，闖关东去吧！撫順那地方，住的是楼上楼下，吃的是大米白面……”

爹也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可是生活逼得他活不下去了，就和小振山商量：

“咱爷俩守在家里也是餓死，不如闖关东去，也許能找条活路。”

小振山还是个十三、四岁的孩子，懂得什么，就跟着爹来到撫順。

南山坡上埋父骨 活地獄里受熬煎

刘振山爷俩来到撫順，分撥到龙凤矿伊把头手下。爹出了号头（那时候矿工沒有名字，都編成号头），第二天就下煤洞子干活。刘振山年岁小，还得出去討飯。

伊把头管十栋大房子，四面都圍着刺綫加电网，还有矿警看守着，比看押犯人还严。每栋大房子里住五十多号人，都挤在一鋪大炕上。炕上沒有炕席，沒有鋪盖。睡覺时，磚头和柳条帽就算枕头，鋪的是洋灰袋子，盖的是破麻袋片。大房子里，人多窗戶小。冬天，房頂上的冰溜子結二、三尺长，四壁白霜有一寸厚；夏天，臭气熏人，臭虫、虱子滿炕爬。每栋大房子里，还有个看房子的先生看管着。每天下煤洞子干十三、四个小时活，只发給十二个蒜头大的窩窩头。这时，刘振山爹才知道他們陷进了人間地獄，鬼子把头就是催命的閻王小鬼。

刘振山爹一連在煤洞子里干了三个多月，沒有歇过工。一天，爹从煤洞子上来就病倒了，发高热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还想起来下煤洞子去。剛站下地，两腿直哆嗦，渾身顫抖。

刘振山看爹病成这个样子，就含泪站在一边劝說：

“爹，你就歇天工吧！孙先生不給发窩头，我出去討飯做点湯咱俩吃。”



看房子的
孙先生，工人都叫他“孙扒皮”，这家伙对待工人最狠毒。这时候，孙扒皮就象个催命鬼似的，又闖进大房子来催班了。他看見振山爹还没有起炕，老远就恶狠狠地喊：

“老刘头，

你快起炕給我下井去！”

刘振山代爹求情地说：

“孙先生，我爹病了，你就給他一天假吧！”

孙扒皮沒有理这个碴，三角眼一瞪，張口就罵道：

“你他媽的才来几天，也学会了这一套，能下煤洞子也得下，不能下煤洞子也得下，孙先生手里鞭子可不留情。”

振山爹沒有搭理他。孙扒皮就象条恶狗似的扑向爹，一手抓住爹的头发，一手举起胶皮包的鋼絲鞭子，朝着爹的头

上、身上抽打。爹的眼角流血了。刘振山站在一旁哭喊。同房子的伙友们也聞声赶来……孙扒皮才住了手。但是，爹还是被逼着下了煤洞子。

刘振山爹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走下煤洞子，鬼子班长田东就恶狠狠地举起小榔头，硬逼着他到冒頂的掌子里去拉木头。爹剛走进去，就轟隆一声掉下一块大煤，把爹的腿給砸断了。爹痛得喊：“救命呀……”鬼子田东横眉立目地站在一边，动也不肯动一下，嘴里还不住地翻着洋話。

后来，还是几个伙友听到喊声赶来，才把爹背出煤洞子。

那时候的矿山，医院也是为鬼子和把头开的。爹送进医院里，鬼子大夫連看也沒看一眼。一个护士用条白布把爹的断腿纏了纏，送回大房子里，就再也沒人管了。

爹的断腿一天比一天恶化，紅肿流膿。小振山日夜守护在爹的身边，为爹擦膿，为爹送水喝，他怕爹要再有个好歹……小振山不敢往下想了，就偎依在爹的身边流泪。

在这时候，爹总是撫摸着振山的头頂，顫声地說：“爹陷进这活地獄里，怕是不能活了！等爹死了，你快想办法离开这里吧！逃出这鬼門关吧！”爹的伤心的眼泪滾落在小振山的衣衫上。小振山默默地含着眼泪記着爹的話。

爹不能下煤洞子，一天十二个窩窩头也領不到了。小振山只得出去討飯、挖野菜，做点湯和爹一起吃。

一天，小振山出去討飯回来，还想着給爹熬碗湯喝呢。沒想到一走进大房子，爹不見了，炕上只留下一根鎬把，一滩

血水。小振山头嗡的一声响，心里象扎进了万把钢刀。他知道爹不能好了，他日夜担心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……

一个工人叔叔走过来，扶着刘振山说：

“咱们快到南山坡去看看吧！一定是孙扒皮乘着你出去，伙友们都下煤洞子的时候，把你爹拖走了……”

刘振山一听说，转身就朝南山坡跑去。到了南山坡，没有看到孙扒皮，也没有看到爹爹，只有几条恶狗在打转转，一群群老鸹在呱呱地乱叫。这时候，多亏有几个下煤洞子回来的伙友陆续赶到，赶走了恶狗，才在几块大石头和一堆新土底下找到了爹的尸体。爹爹被孙扒皮活埋了。

小振山两手拚命地抓着那一堆埋爹的新土，他恨这土，他恨这石头，他恨孙扒皮……他要看一眼死去的爹爹……

小振山在工人叔叔的帮助下，重新掩埋了爹的尸体，又在爹的坟前插了个木牌子。他跪在坟前立誓说：

“爹爹，儿要永远记住你是怎么死的！”

爹死后，无情的灾难又落到刘振山的头上。孙扒皮逼着刘振山顶爹的号头下煤洞子。

那时候的煤洞子，就象一个吃人的魔窟，坍塌、冒顶、瓦斯事故不断发生。别说是个十三、四岁的孩子，就是成年人进了这个魔窟，也是九死一生。当时人们都说下煤洞子是：“吃的阳间饭，干的阴间活”，“三块石头夹块肉”。矿工就是过着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。

有一天，刘振山正在大掌子里看溜子，只听轟的一声冒

頂了，煤和夾石象一堵牆傾泄下來，把溜子道堵塞了，劉振山被埋在里面。

鬼子班長三出趕來，不管里面埋沒埋人，硬把工人往外攆。

劉振山埋在里面，開始只覺得眼前一片黑，吓昏了。後來清醒了一點，伸手摸摸，頭上有塊大矸石架在煤壁上，劉振山沒有被砸死，也沒有被砸傷，他拚命地喊“救命呀……”嗓子喊啞了，也沒有人應一聲，慢慢地又昏迷過去了。

晚上，劉振山沒有回到大房子里，工人叔叔知道劉振山是埋在煤洞子里了。

第二天，老木工邢玉祥到冒頂的掌子頭去釘門子，聽到有呻吟聲，他約了几个工友一起動手，才把劉振山扒出來。

這時，劉振山只剩下一口氣未斷，鼻子、嘴、耳朵里，都塞滿了煤灰，差一點沒有死在煤洞子里。

劉振山想離開這座活地獄，可是，插翅也難飛啊！

到後來，小鬼子快垮台了，對礦工的統治更加殘酷。南山坡上有煉人爐，和劉振山同住在一棟大房子裡的小袁的爹爹，就讓鬼子活活拖出去煉了。煤洞里的安全更是無人過問，七處冒火，八處冒煙。

有一次，劉振山正在掌子頭干活，忽听得轟隆一聲巨響，眼前一道閃光。劉振山感到象有一股巨大的火風把他掀倒，當時就昏迷過去了。等到劉振山清醒過來時，只聽到一片人聲喊叫，和劉振山在一個大掌里干活的十几個人，都

被瓦斯燒了。刘振山跟着一股人流爬到井口。小尹看到刘振山的头发都被燒焦了，忙問：“你被瓦斯燒了？”

刘振山在一片慌乱中，沒有覺察到自己也被燒了，还说：“沒有。”

小尹掀起刘振山的衣服仔細一看，他的右脊背上燒起了一個大水泡，衣服也燒焦了。小尹忙把刘振山背到医院里，那里已經躺着三十多个被燒傷的人，沒有人管，不一会就死了好几个。小尹急得又把刘振山背回大房子里。后来，还是老工人用偏方給治好了。直到今天，刘振山的脊背上还留下碗口大的伤疤。这块伤疤記錄了刘振山在旧社会里遭受的苦难和对旧社会的仇恨。

当时流傳在撫順地区有一首民歌：

千金寨，真凄凉，
大房子和監獄沒兩样，
房前屋后是万人坑，
苦力昼夜愁断腸。

刘振山和所有的矿工，就是在这样的死亡綫上掙扎。

风展紅旗三冬暖
翻身矿工斗志高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，撫順市解放了。龙凤矿門前，紅旗招展，到处呈現出一片欢騰景象。人們个个喜笑顏开，奔走相告：毛主席的队伍来了！矿工翻身了！

刘振山走在矿工的队伍里，活跃在人群中。虽然是数九寒冬，他的心里却是热呼呼的。

军代表刘鸣等同志来到龙凤矿，首先给矿工发“救命粮”。矿工们都說：“有了高粱米，咱们吃饱了，得好好地干活。”

为了迅速恢复生产，军代表深入矿工宿舍、住宅区，向矿工们讲述革命斗争的故事，启发工人的主人翁责任感，并且说明恢复生产的重大意义，具体帮助矿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。

刘振山虽然年纪轻，军代表講的話，他句句記在心里；军代表做的事，他件件贊成。用刘振山的话說：“党做的事，件件都合乎工人的心意。”

矿山恢复生产，刘振山主动申請到大掌子里去采煤。

当时，井下生产条件很不好，刨一天煤，累得腰酸腿痛，刘振山一点也不灰心。他想：现在为我们自己生产煤炭了，要好好地干一場。他刻苦钻研刨煤技术，向老工人学习刨鑄的方法。

一天，刘振山正在大房子里，用粉笔画着煤层图，工会李主席来了。刘振山不好意思地赶紧擦去粉笔道道。

李主席拍着刘振山的肩膀笑笑說：

“小刘，你又在学习分析煤层了吧？好哇！咱们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，要練出点真本领，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設好哇！”接着，他又给刘振山講旧社会把头剝削工人、地主剝